

★傅作义背叛蒋介石的内幕纪实★陈立华著	上
	將
	的
	抉
	擇

三环出版社

琼新登字03号

上將的抉擇

陈立华 著

责任编辑：苏 斌 王杰成

封面设计：潘小彬

三环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圖書出版社印刷 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字数：143千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4000

ISBN7—80564—830—1 / K·24

定价：3.60元

引 子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六朝古都南京下起了鹅毛大雪，北风卷着枯枝败叶，发出凄厉的怪叫声。灯火通明的总统府，蒋介石正在办公室里背手踱步，他神情严峻，若有所思，不时地扫一眼肃立一旁的顾祝同和陈诚。东北战局混乱，华北怎么办呢。傅作义能支撑华北，打败中共军队的进攻吗？

毛人凤匆匆地赶来了。他是刚接到顾祝同的电话，急忙谢客来接受蒋介石训令的。当他发现顾、陈二位也在时，心头顿时一怔：出了什么大事吗？；因为他知道，顾、陈是蒋介石的爱将，是时常参预机密军国大事的。

一见毛人凤走进门，蒋介石向顾、陈示了眼色。两人忙会意地告辞了。当他俩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后，蒋介石逼住毛人凤问：“你们军统局，对华北的傅作义了解吗？”

毛人凤已经听说要调傅作义到华北主政，对于傅作义的政治上是否可靠，他已作过粗线条的调查。抗日战争中，特别是长城抗战，战功显赫。然而，也就是抗战中他与中共建立了特殊的联盟关系。一九三八年初，傅作义担任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驻守离石县椰林镇时，毛泽东特

派中共高级联络员程子华，曾三去与傅作义协商抗日战争。傅作义也派自己的亲信周北峰到延安拜见了毛泽东。此期间，傅作义在白文镇与延安重要人物关向应、续范亭、肖克建立了较好的友谊。后来，傅作义与中共战将贺龙书信不断，交往极为频繁。傅作义还私下邀请程子华、南汉宸、罗贵波到他的总部联欢。中共应傅作义的要求，派出一大批政治干部，帮助傅作义部队作政治工作，并接受了毛泽东赠送的政治读物。从这时起，军统局注意到了，傅作义部渗进了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员……

毛人凤一口气讲完傅作义的基本情况。蒋介石阴沉着脸：“这么说傅作义很不可靠？”

“根据他偷袭集宁，攻占张家口，夺取被中共占领的地区来看，他反共是很坚决的。”毛人凤急忙道。

“嗯，”蒋介石对毛人凤点了点头，“中央决定让傅作义主政华北，确保北平、天津的安全。为了防备万一傅作义有异变，我要用军统和中统以及中央部队控制傅作义。你马上拟定军统在平津两地的行动计划。若发现傅部有异，立刻报告。情况太特殊时，可以处傅作义及傅部高级将领极刑！”

“是，军统局绝对执行委座的命令！”毛人凤一个立正。

蒋介石拍了拍他的肩头微微一笑：“军统要多几条线监视傅作义，暗杀队要随时出动！”

“明白！”毛人凤急忙道，两眼闪出了凶残的寒光……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章 履薄冰华北主政	(1)
第 二 章 演假戏军统开溜	(8)
第 三 章 奉密电阴谋暗箭	(16)
第 四 章 思前后慷慨抒怀	(25)
第 五 章 反内战军长辞职	(36)
第 六 章 晓大义谋士进言	(45)
第 七 章 热心肠不负知己	(58)
第 八 章 嗜杀狂心急如焚	(65)
第 九 章 赴南京化险为夷	(77)
第 十 章 识时务老将献策	(84)
第十一章 议军情众将主和	(92)
第十二章 失机场军长俱祸	(103)
第十三章 周北峰不辱使命	(113)
第十四章 郑介民险恶用心	(123)
第十五章 邓宝珊荣膺重托	(133)
第十六章 黑杀手饮弹自戕	(140)
第十七章 列战犯意外风波	(150)
第十八章 不南撤将军抗命	(162)

第十九章	陷天津四面楚歌	(169)
第二十章	谋暗杀黔驴末技	(180)
第廿一章	唱反调嫡系操戈	(188)
第廿二章	巧周旋将计就计	(195)
第廿三章	传信息大难不死	(201)
第廿四章	举义旗史册留芳	(210)

第一章 履薄冰华北主政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晚上，几块黑云笼罩着北平这座古城。从西伯利亚吹来的寒风搅拌着电线，树枝发出怪叫，使静夜充满恐惧……

傅作义两眼凝视着窗外昏暗的灯火。突然，几发红色的信号弹划破夜空。他喃喃自语：是什么部队打信号弹呢？乱套了，准是士兵打着玩！

回到沙发上坐定，傅作义习惯地双手捧起刚泡的茶杯，两眼不由自主地又盯住了茶盘旁边蒋介石今天颁发的手令：“……保定、张垣两绥靖公署，即行裁撤。另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特委任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热河五省军队，统归华北剿匪总司令部节制指挥……”

凝视这荣升的手令，傅作义那精力充沛的脸上掠过一道阴影：万一华北有失……

傅作义对于这次升迁并不是没有思想准备。早在前三天，也就是二十七日上午九时许，他接到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的电话，要他立即赶到中南海怀仁堂北平行辕，不准带随员，参加蒋介石召开的高级将领会议。傅作义接完电话，忙脱下身上穿的士兵服，解掉绑腿，换上那套笔挺的将军服。戴上青天白日的大沿帽、四星上将肩章，以适应

蒋介石的排场。因为若是仍然着士兵服去见蒋介石，会引起蒋的不悦，所以李宗仁在电话中还特意提醒他换上将军呢服。

在北平，傅作义参加由蒋介石召开的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并不是首次。自从中共在华北发动强大的冬季攻势，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形势十分不利。特别是中共军队一举攻占石家庄后，军事形势变得异常严重。民心不安，军心动荡。昨天，蒋介石匆忙赶到北平。为了安全，他总是每到北平就驻节北城后圆恩寺官邸。近两个月来，他已是第二次惊恐不安地赶来北平了。傅作义本想昨夜去拜见蒋介石，听听他对华北战局的最新分析，但被蒋介石的随员拒之门外，说今夜委员长正召见主持华北军政两年有余的孙连仲。傅作义心中不悦：孙连仲会在蒋介石面前说他的长短吗？

确实，孙连仲昨夜的汇报关系到了傅作义的政治升降。当他向蒋介石汇报完华北军政局势后，蒋介石背手踱了两步，突然盯住孙连仲问：“半年前，你向辞修（陈诚）建议，调整华北的军事系统？”

顿时，孙连仲心惊肉跳：难道我又说错了？嘿，怪不得别人都讲对委座只能听从，而不能说哩！

四月份，东北战局急剧恶化，当时任国防部参谋总长的陈诚到东北视察局势，心情很不好。回南京途中联想到如何将如何巩固华北，反击共军的问题，还是询问一下华北主政的孙连仲好。孙连仲听明陈诚的来意，汇报完华北近况后，沉思片刻说：“总长，华北的局势您也清楚了。我孙连仲无德无才，无力整治华北复兴。华北举足轻重，关系着

全国的命运。卑职请求您向中央建议，另委贤才以支撑华北。卑职并不是知难而退，实在是不堪肩此重任，请总长谅解！”

陈诚大吃一惊，双眼盯住孙连仲，心里暗想：历代江山易主，出将入相，都是以北平为中心的。特别是近代战争中的枭雄，无一不是以北平而定中心的，孙连仲是吃了什么药而愿意主动丢掉这块肥肉，另谋饭碗呢？

“你都认真想好了？”陈诚不解地眯着眼问他。

孙连仲长长地叹口气，两手狠狠一拍大腿：“主政华北，是委座和您对我的信任。我何尝不想干好呢？但目前华北军政大事我是一筹莫展。为了保住华北，稳住东北，为了党国的前途，我恳求离职，主动让贤，决不是说说而已。”

陈诚听着寻思着，感到孙连仲说的是内心话，于是就小声问道：“你一走，那么你举荐谁来接替你主政呢？”

孙连仲不加思索地望着陈诚说：“中央若确要强化华北，我想一定要将察哈尔、绥远的主力部队调进河北，力保平津。为达到调这两地主力部队的目的，就只能先调傅作义主政了。若不这样，河北将会被共军各个击破，然后吃掉平、津，孤立察、绥，最终占领华北。这只是卑职的一孔之见，请总长卓裁。”

孙连仲主政华北两年余，确无政绩，失地较多。唯独这一参谋点子引起陈诚的兴趣，但蒋介石又会怎么想呢？傅作义能跟蒋介石想到一块吗？陈诚没有把握，只好笑笑说：“调动华北军政长官，是政府的大事，非一人可以定论。这次回去，我会向中央说明，请兄暂不外传，这个位

置一直就有几双眼睛盯住的呢。”

送走陈诚，一晃半年多不见南京答复，更不知陈诚是怎么样向蒋介石汇报的，孙连仲心中没有底。今天，蒋介石突然直率地问起这件事，孙连仲的心里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是不是他知难而退，蒋介石要对他军法处治？

“出于对党国负责，半年前我对陈总长讲过自己的意见，不知对不对，请委座训导！”孙连仲壮起胆子说。

蒋介石瞟了一眼孙连仲，没有立时表态，而是又回忆起陈诚那次从北平回南京，跟他谈到深夜的情景。

陈诚将孙连仲的意思转告给蒋介石后，蒋介石板起脸沉默良久，才盯住陈诚问：“从资历上看，傅作义的资历声望都在李宗仁和阎锡山之下，你看这样行吗？”

陈诚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李宗仁眼下正是北平行辕主任，应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他任北平行辕主任两年来、无显目的军政才能，更重要的是他跟蒋介石长期争高低，自调任华北行辕主任、多次要求调桂系主力部队到华北，未得到蒋介石的首肯，想必蒋介石不会倚重他的。思虑万千，陈诚忙谨慎地对蒋介石说：“李宗仁在华北无所施展，现华北战局日渐恶化，安排他在华北恐怕难寄重托，况且他历来野心很大，望委座定夺！”

蒋介石听着不语。李宗仁在北平位高权不大，这是他的安排。现在陈诚顺着他架的梯子上，也不同意李宗仁有大权在握，顿时心中一喜。过了一会儿又问：“那么阎锡山呢？”

陈诚对于阎锡山这个极其微妙而又复杂的地头蛇是了

如指掌的。自从辛亥革命后他一直盘据太原、周旋于各大派系之间，见风使舵地经营山西。自从跟中共争夺山西以来，收效甚微。特别是近一两年，他丧师失地，保山西的地盘都很吃力，委座怎么想到将如此重任提到他呢？

“委座”，陈诚朝蒋介石笑着皱眉道，“记得古书上记载，唐太宗征高丽时路过彰德，他祭奠魏武帝曹操时，在祭文中称曹操，‘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今借此祭文评价阎公，不知是否恰当？”

蒋介石听着品着阎锡山的几度向外发展，均是失败而告终，可见他是无能控制华北的，于是忙道：“阎锡山治一省则有余，统大局则不足。”

“而傅作义近两年在华北很有建树，反共战略战术收效显著，任命他作华北剿总司令官是再恰当不过了。”陈诚忙接着发表自己的意见。

蒋介石瞟了陈诚一眼，但没有表态。

回忆完这次与陈诚关于华北军政长官的安排，眼望着正等待训导的孙连仲，蒋介石突然对孙连仲有点好的看法了。他抽动了两下脸上起皱的青灰色皮肤，问：“对你的进退，你认为到什么地方合适呢？”

“只要对党国有利，我个人进退无甚要求。”孙连仲急忙道。

“好吧，”蒋介石没有赞扬他几句，“明天开会时，请你提出来！”

傅作义赶到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时，李宗仁，孙连仲等华北高级军政人员早就来了。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见傅作义进门，忙扭过头来朝他笑了笑。傅作义忙向熊式辉打

招呼，就紧挨着熊式辉落坐。不知是什么原因，除李宗仁跟孙连仲在小声说着什么外，其余的人都是沉默地坐着。

蒋介石走进会议室了。大家礼毕。蒋介石阴沉着脸扫了眼李宗仁。于是，李宗仁和熊式辉分别汇报了东北，华北的局势。蒋介石听完两人的简短汇报，用很不耐烦的目光扫了扫每人的神情，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站起来道：“诸位，全国各战场皆陷入劣势被动之中，尤以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围日久，目前尚无增援；上个月十二日，石家庄陷落，华北军心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州和宿县地区；陈赓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等地震动；广东、广西、湖南、河南、浙江、福建等省伏匪也伺机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共匪遥相呼应，公然宣告背叛党国，在此危难之时，华北的稳定对全国影响颇大。连仲兄再三谢退华北军政长官、请诸位以党国利益为重，举荐华北剿匪总司令官！”说完，他将目光停在孙连仲脸上。

孙连仲会意地微微点头说：“为了确保华北，所以华北的军队必须统一指挥。根据近两年剿匪的建树，我认为傅作义将军担任华北剿匪总令官最为适宜。请诸位论证，委座定夺！”说完，他如释重负地，望着蒋介石。蒋介石毫无表情地避开了他的目光。

顿时，会场上人们口张目呆。特别是李宗仁神情颇为惊讶：“孙连仲怎么提他主政呢？”

“宜生，你的态度呢？”蒋介石盯住傅作义问。

傅作义忙站起道：“委座命令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决不拒绝。但我的才德资望，很难胜任华北重任。请委座

明示！”

蒋介石笑了笑示意他坐下。说是再行研究而定。

散会出来，傅作义心事重重地赶到孙连仲家里，正好李宗仁，熊式辉都在。一见傅作义风风火火地赶来了，熊式辉半开玩笑地对他讲：“宜生兄，你的部队历来不想交出来由华北司令官节制指挥，这回荣升高位，就不得不将你的血肉送到北平了吧？”

一语道破天机。傅作义苦苦地一笑：“这叫死生由命，富贵在天罗！”

孙连仲急忙说：“你别想多了，我不会赖在华北使你不好工作的。我很知趣！”

傅作义听了一跺脚：“怎么，你想走？”

孙连仲哈哈一笑说：“宜生兄，你我交情不薄，你对我又很客气，你想要我接替河北省主席一职，请你另荐贤能。这是为你指挥方便。”

“不不不，你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北。这么大的局面，没有你，我干不了的！”傅作义焦急地道。

孙连仲见傅作义情真意切，只好又道：“这样吧，这事由委座决定，我去找他。”

果然，蒋介石委任孙连仲为南京首都卫戍总司令。

双手拿着一纸手令，傅作义品味这手令的前前后后，一股无名火儿窜上傅作义脑门。他猛地站了起来自言自语地道：蒋介石表面上将我升迁，但实际上并非兵多权大。蒋介石在华北的几十万嫡系部队，是不会轻易服从我指挥的。还有军统、中统特务，明里暗里都会盯住我的踪迹。晋升总司令，就是将我绑上了蒋介石的战车！

第二章 演假戏军统开溜

过了四八年的春节，一天晚上，傅作义喝完一杯浓茶，皱紧双眉扭头问刚进门的王克俊：“南京回电了吗？”

“没有。”王克俊忙答，神色很不安。

“你想办法接通南京的电话，我要跟委座直接通话！”傅作义说着又拿起茶杯，“电话不通，明天我就辞职回绥远，北平不是我住的地方！”

“好，我马上接通南京的电话！”王克俊走了。

傅作义今天决意要直接与蒋介石通电话，提出辞职是有满腹牢骚才这样做的。自从东北战场处于危急，全国震惊之际，傅作义到东北参加蒋介石召开的秘密军事会议。回到北平，却使他大吃一惊，共军包围张家口，切断北平与绥远的联系。傅作义忙命令三十五军军长率两个师火速增援。当这两个主力师星夜赶到新保安时，即全部陷入了共军的重围之中。他马上又急令一〇四军军长安春山率两个主力师去解三十五军之危，结果四个师都在新保安被共军歼灭，傅作义中了共军围点打援的圈套。四个主力师，是他政治生命的血肉，能不痛心烦？

傅作义失去嫡系部队主力后的一天上午，他在总司令部召开华北高级军事会议。当他刚刚讲完华北所部的从新部署，调整部队防区时，陈继承突然冷冷一笑，直视着傅

傅作义问：“请问总司令，调整防区，是谁给你的权？”

傅作义万万没有料到陈继承会在众多高级将领的会上，如此强硬地顶他，削弱他在华北军政界的威望。面对陈继承，傅作义明白，陈继承自黄埔军校组建时，就在黄埔军校从教。在蒋介石的精心安排下，他担任军校的教育长多年，凡黄埔毕业的将校军官跟他关系颇多，有的还较深。自从安排傅作义主政华北，蒋介石安排他担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同时也是军统在北平的潜伏特务头目。蒋介石给他的任务是：节制傅作义的指挥权，限制他随意调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陈继承受命后心里明白，自从傅作义接受华北的使命，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就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了，不怕他不干！

“继承兄，”傅作义仍然压住窜到脑门上的火苗，“本人无论有才无才，是党国任命的华北军政长官。当初你奉命到各部是怎么宣传的呢？”

陈继承很清楚。蒋介石给傅作义委任后，傅作义向蒋介石提出，驻华北剿总”辖区内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指挥权，是今后华北胜败的关键。这是因为他鉴于孙连仲权力不足之虞。请蒋介石要安排好华北的嫡系部队。蒋介石在北平除了面告各将领一定要接受傅作义指挥外，又命令陈继承到各军中召开将校会议传达这一命令。其实，傅作义已经看透，陈继承这样做的目的是牵制傅作义对这些部队的指挥。

现在，傅作义点出陈继承的虚伪之处。陈继承的心中泛起一口苦水：怎么回答呢？

“傅总司令，改日再谈吧！”陈继承说完，头也不回地

走了。

回忆着会议的经过，傅作义抬眼大声问：“南京电话还没通吗？”

王克俊拿着公文夹走进来：“我跟顾祝同总长通了电话，代陈了总司令的意思。顾总长要我转达您，总长已经与委座协商几次了，委座再三强调，华北只有你能胜任，不得移旗换将。”

傅作义冷冷一笑：“还什么将呀帅的呢。人家陈继承才是将帅之才呢。快接电话吧，我今晚非跟委座通话不可。华北的大官，谁有本事谁做。反正我不干了！”

“总司令，”王克俊皱紧双眉，“陈继承在北平有大批潜伏特务，万一他们放暗箭怎么办？”

“自从扛了枪，我随时想到死了。大不了一条命！”傅作义干脆地回复，“只有这样……”他对着王克俊耳门嘀咕。

王克俊会意地笑了笑，忙快步走了。

“总司令。”

傅作义扭头一看，陈继承微笑着站在了门口。

“请坐，快请坐！”傅作义急忙迎进陈继承，“夜很深了，你还没休息？”

陈继承哈哈一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有人在委座那里告我，能睡得着吗？”

顿时，傅作义明白了。蒋介石给陈继承有电报！

原来，傅作义要求辞职回绥远的电报蒋介石看了后，清楚这是陈继承不注意方法暴露了身份，忙以电报狠狠刮了他一顿，并令其必须向傅作义道歉。陈继承阅完电报忙

赶来了，他怒火满腹不敢对傅作义发作，只好来了句刺人的话。

“陈副总司令官，”傅作义竭力保持冷静，“我傅作义戎马生涯几十年，还从来没有做过见不得弟兄的事。若有不妥之处，还请指教。我想不必多长心眼吧？”

陈继承见傅作义针锋相对，毫不示弱，忙也阴森森地冷冷笑道：“委座将本人安排于华北，是党国对我的信任。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效忠党国，不应互相争权夺利，各不服气。宜生兄在华北资深望隆，卓有战功。借助你的威望主政华北，这是委座的心愿。这一点想必你早就意识到了吧？”

望着一贯骄横跋扈的陈继承仍然不将自己放在眼里，傅作义也有些沉不住了：“继承兄，不瞒你说吧。你的权力，我无法承认。国内外都知道我是中华民国的华北军政长官。所有中央部队和我的直属部队，只有我才有权力调动。但你暗地操纵华北军政权力，企图架空我，不知你出于何意？所以，我必须向委座讲清楚。也许委座已电告我的要求了。”

互相都把底牌摊出来了。陈继承听着脸上的血直朝脑门上涌：不承认我的权力？

“既然宜生兄如此开明道白，我也不瞒你了。你在委座处告我，其目的是赶我出北平。明人不做暗事。我告诉你，我不是当年守涿州城的奉军将领，随便是赶不走的！”说完，陈继承盯住傅作义，两手握住拳头在空中晃了晃。

望着那满脸横肉抽动，颤抖的陈继承。傅作义觉得好笑。提起攻取涿州城，傅作义更显得几分得意之色。那是